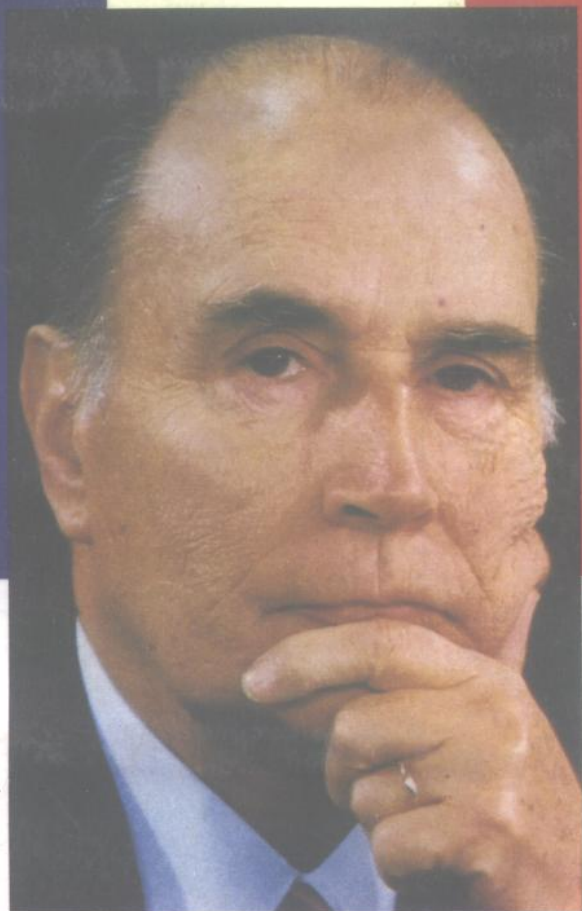




一位总统的信仰

——密特朗主义的奇遇

〔法〕让·达尼埃尔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79165

K835.617/31

一位总统的信仰

——密特朗主义的奇遇

[法]让·达尼埃尔 著

邢 骅 王燕阁 王玉华 译
王大东 杨祖功

世界知识出版社

9/09/05
Jean Daniel

LES RELIGIONS D'UN PRESIDENT

Bernard Grasset 1988

根据贝尔纳·格拉塞出版社1988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许淑珍

封面设计：丁 品

一位总统的信仰

——密特朗主义的奇遇

〔法〕让·达尼埃尔 著

邢骅 王燕阁 王玉华 译
王大东 杨祖功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9.75 字数：248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012-0382-2/D·70 定价：3.9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对法国总统密特朗生平及其思想的评述。密特朗1981年上台执政以来，经历了初期全面推进左翼激进纲领、不久即调整政策使之趋于温和、1986年与右翼总理“共处”、1988年蝉联总统后进一步改变政策的发展过程，其成败得失、功过是非，法国国内外评说不一。本书作者的看法和他对密特朗思想渊源的述评，自成一家之言。可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中国读者参考。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与格拉塞出版公司的协助，谨此志谢。



昂利·圣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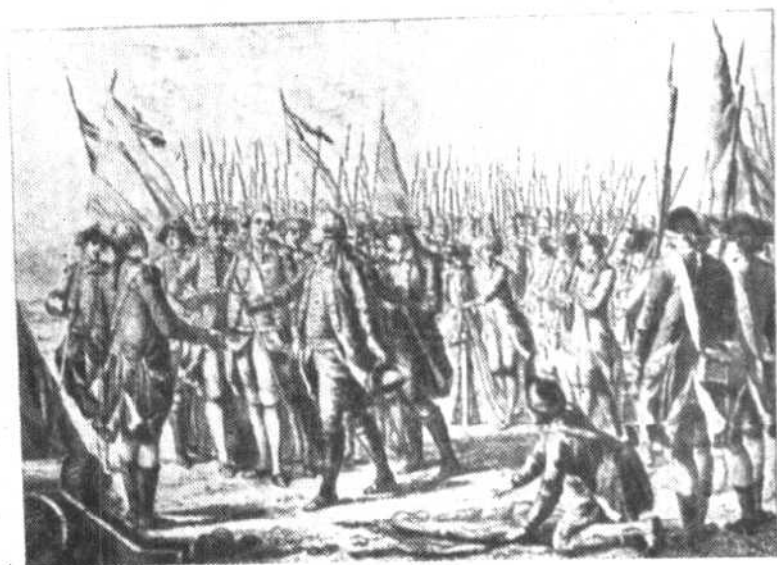


让·雅克·卢梭



达兰贝尔

华盛顿



在约克镇受降



昂利·圣西门 一个无名画家绘



奥古斯丹·梯叶里

奥古斯特·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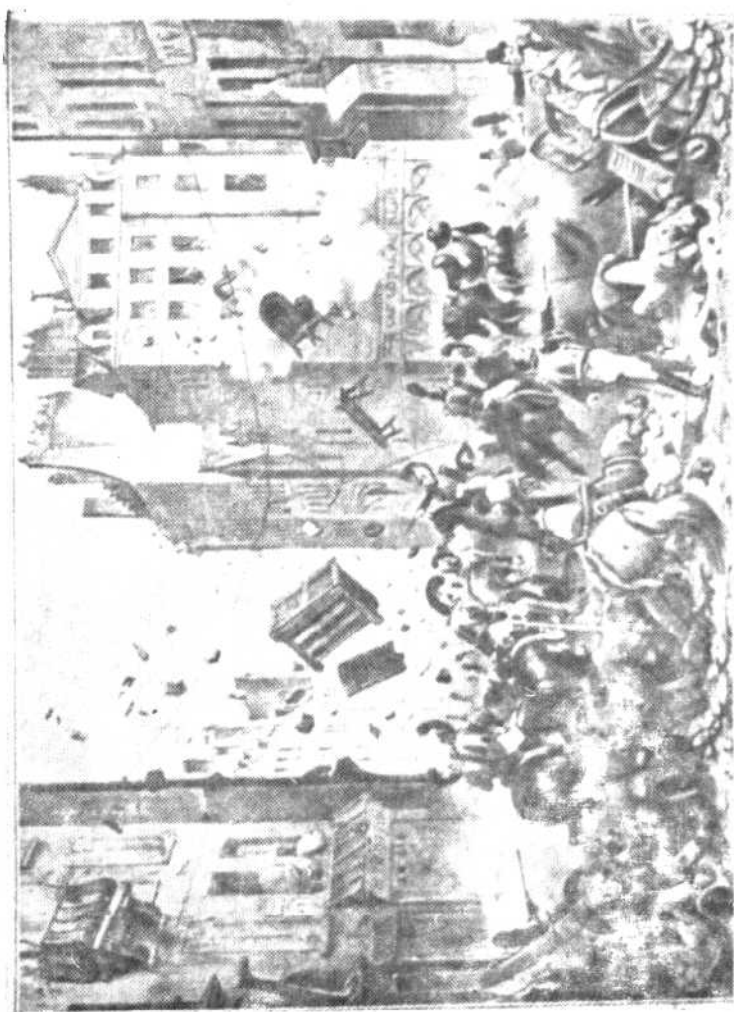




罗德里格

巴札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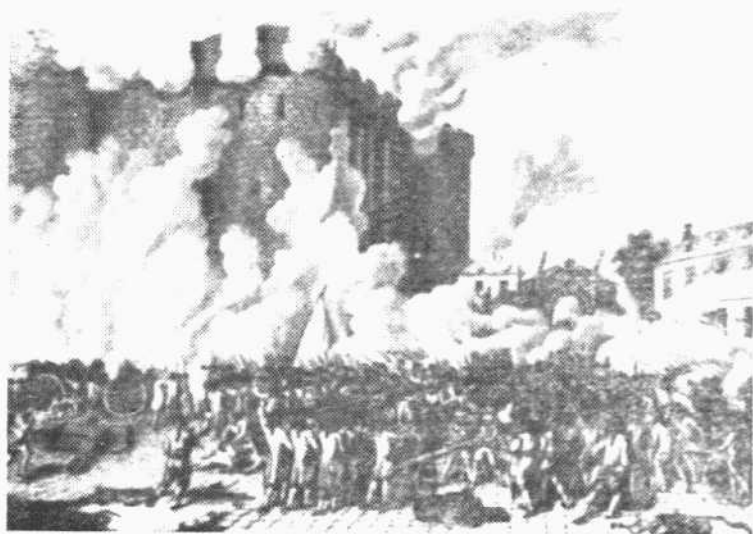
1830年革命（7月28日巷战）



穿圣西门主义者的制服的安凡丹



1831 年的里昂起义



攻占巴士底狱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1
前 言 在那个年代	10
第 一 章 时代的旋律 固定的模式	23
第 二 章 传奇人物的阴影	43
第 三 章 我与法国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	56
第 四 章 孟戴斯—弗朗斯、罗卡尔与天主教徒的计谋	66
第 五 章 同笔者一道喘口气	89
第 六 章 “我不是重新开始，我是继续……”	98
第 七 章 不得不加以清理的道德观念	111
第 八 章 我不是列宁	133
第 九 章 背叛金钱国王的人们	148
第 十 章 在这个世界上要我行我素	176
第十一章 法国发现，人同时是一种有信仰的生灵	195
第十二章 扣押人质的圈套与出售军火的陷阱	214
第十三章 列维—斯特劳斯 外籍移民 勒庞	229
第十四章 他们的秘密，他们的隐私	247
第十五章 历史一瞥	255
结 语 在这个时刻	286
附 录	291
译后记	304

中译本序言

那是在1981年2月的中国，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游览长城、经受了体力的考验后，回城途中向我吐露说，他坚信能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一个传统上分为几乎总是旗鼓相当的两部分的国度里，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而且是多名候选人之一），怎能如此肯定呢？作为像法国现任国家元首那样来自外省——如果追溯更远一点——基本上出身农民家庭的人，亦即一个素来小心翼翼、克制持重、谨言慎行，甚至有时类似过分执着的人，怎能如此坚信不疑，而且把它讲了出来呢？更何况中国的环境是促使人们谦虚稳重的。这倒不仅是由于当时我们远离法国，不了解国内还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且还由于某些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际。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我们读过赛珍珠^①的很多著作。这位女小说家曾旅居中国，返美后，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的名著：《东风西风》。她在书中描绘了农民弯腰弓背在自己田间耕作的形象；他们不管收成好坏，回答都一样：年景会很糟。如果有人向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指出，这个季节，风调雨顺，土地是不会亏待他们的，这个农民顿时就惊恐不安，好像人家在他面前说了什么亵渎神明的话。似乎人家会给他招来天打雷轰之灾，或者带来刑

^① 赛珍珠（1892—1973）美国女作家。曾因描绘“中国农民生活”的《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大地》，1931；《儿子们》，1932；《分家》，1935）等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她被称为“中国通”，但她在《大地上的房子》中描绘的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没有反映中国农民的命运。——译者

车裂身之苦，因为老天不喜欢走运的人；好事要悄悄说，不要让忌妒成性的天神听到。因此，当时我们同弗朗索瓦·密特朗也谈到了乐观派的窃窃私语。

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弗朗索瓦·密特朗首次相信他的运气来了。他不仅相信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信心——而且相信自己确有可能战胜对手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因为这种可能性已经经过计算而且是合乎逻辑的。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的行为举止发生丝毫变化。他也是那种天生可能成为总统而且终于当上总统的人。他面部表情丰富，瞬息万变，而躯体却冷冷冰冰，毫无生气。密特朗同中国各位领导人会谈时，只是一个党的领袖，确切地说，是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但我看到他神态自若，毫无级别不同之感。他是在与地位相当的人平等地交谈，我不禁思忖，登上总统宝座又能给他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呢？此人在关注一切，准备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又仿佛甘愿当个政治上的反对派，搞点文学创作，结交文人淑女，以此了却余生。正是在中国，我看到这个既富有魅力又使人难以应付、既雄心勃勃又疑虑重重、既爱驾驭别人又待人亲如手足、既宽宏大度又冷酷无情的充满浪漫色彩的人物日益显现出来。也正是在中国，我下定了决心：万一密特朗当选总统，我就专门为他写一本书；万一他被击败，我就把他写成小说中的人物。

结果，他当选了。我是否就因此真正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了呢？不能这样说。他本人对这种说法也会不满的。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这本书既介绍了主人公，又介绍了同他极其相似的人。其实，使我感兴趣的，是想弄明白法国社会如何能以其现有结构和古老传统孕育出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曾想写“分娩”的过程，说明法兰西那位妇女如何生养了密特朗这个孩子。这就要我至少对母亲和儿子，对孩提时代的环境和成年后的矛盾，予以同样的关注。孕育他的母亲，就是法国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勇敢行为和骚乱活动、发现和起义、创造和革命，有节